

作家回忆录

巴纳耶娃回忆录



上海译文出版社

AS00 458/E

巴纳耶娃回忆录

蒋路凌芝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32136

上海译文出版社

832136

Авдотья Яковлевна Панаева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本书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6年版译出

巴纳耶娃回忆录

蒋路凌芝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3.75 插页 2 字数 305,000

1981年10月第1版 198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500册

书号：10188 227 定价：(六)1.4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作者巴纳耶娃非常熟悉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俄国文艺界的变迁递嬗。格林卡、别林斯基、赫尔岑、屠格涅夫、冈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奥斯特罗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谢德林、托尔斯泰等都是她家里的常客。她写下这部回忆录，一一追叙旧时的情景，使读者得以了解许多作家的性格、私生活、精神面貌、社会关系、创作活动的环境以及他们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回忆录显示了作者的进步的民主主义观点，在大多数场合，对于所写的人物和事件的基本评价是符合史实的，因此这部文学回忆录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目 次

- 17575/151
- 第 一 章 水灾——十二月党人起义——沙霍夫斯科
依——卡拉蒂庚——剧院风习——普希金
——一八三一年的霍乱· · · · · · 1
- 第 二 章 萨莫依洛夫一家——阿森科娃——马尔蒂
诺夫——剧院行政人员——塔尔奥尼——
安德烈亚诺娃· · · · · · 32
- 第 三 章 巴赫士林——库科尔尼克——杜罗娃——
威斯托夫斯基——格林卡——谢普金——
同别林斯基结识——阿克萨科夫一家——
果戈理· · · · · · 55
- 第 四 章 分遗产——农民骚动——别林斯基迁居彼
得堡——奥陀耶夫斯基——柯尔卓夫——
莱蒙托夫——索洛古勃· · · · · · 73
- 第 五 章 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的
婚事——阿波隆·格利戈利耶夫——瓦尔
拉莫夫——布尔加林——美热维奇夫妇· · 98
- 第 六 章 彼谢尔——波莉娜·维阿尔多——博西奥
——屠格涅夫家的联欢会——别林斯基论
农奴制度——出国——加里波第——巴枯
宁· · · · · · 117
- 第 七 章 格拉诺夫斯基——赫尔岑——凯特切尔
——《彼得堡文集》——陀思妥耶夫斯

- 基和他的《穷人》——别林斯基所编文集
《鳄鱼》——格拉诺夫斯基的公开演讲·· 142
- 第八章 托尔斯泰兄弟——《现代人》杂志的产生
——诗人谢尔比纳——皮塞姆斯基——
赫尔岑在彼得堡——别林斯基在国外——
《插图本文集》——果戈理····· 167
- 第九章 彼特拉谢夫斯基——图书审查上的暴政
——《浪迹三方》——涅克拉索夫同陀思妥
耶夫斯基的冲突——德鲁席宁和他的第一
部中篇小说——屠格涅夫与《现代人》·· 196
- 第十章 费特——盖尔别里——米海洛夫——别林
斯基与涅克拉索夫——《大门口的沉思》
——屠格涅夫的被捕——列夫·托尔斯泰
——画家伊凡诺夫····· 221
- 第十一章 仲裁会——普希金作品的出版人安年科
夫——奥斯特罗夫斯基——《自己人——
好算账》——《贵族长的早宴》——克里米
亚战争····· 238
- 第十二章 亚历山大·仲马——决斗——柯斯托马罗
夫——列夫·托尔斯泰····· 259
- 第十三章 涅克拉索夫在国外——罗马——巴黎——
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图书审查机关对
《现代人》的迫害····· 283
- 第十四章 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
人》编辑部——彼特罗夫斯基的自杀——
《口嘴》····· 294

第十五章	屠格涅夫跟《现代人》决裂——奥加略夫案件——杜勃罗留波夫的病与死	320
第十六章	巴纳耶夫的病与死——《父与子》——彼得堡大火——《怎么办?》	352
第十七章	斯列普佐夫和他的“公社”——《艰苦时代》	383
第十八章	列谢特尼科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	409
译后记	426

第 一 章

水灾——十二月党人起义——沙霍夫斯
科依——卡拉蒂庚——剧院风习——普
希金——一八三一年的霍乱

我生长在戏剧界。我的父母(勃良斯基^①夫妇)是彼得堡皇家剧院的演员。

最早的童年时期的事情，我记得清清楚楚。我那时见过的许多人，听到的一些话，都深深地印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老早就开始观察我周围的大人的举止和谈吐了。

我们住的是公房，有家眷的演员和剧院行政人员都可以在那里分得一套住宅。剧院办公室也设在同一幢房子里，占用了四个相连的房间。当时行政人员很少，我全都认识：小说家佐托夫^②、马尔赛里、西特尼科夫，还有几个人，姓名我不记得了。剧

① 勃良斯基是亚·格·格利戈利耶夫(1790—1853)的艺名，彼得堡的进步话剧演员，俄国古典主义演剧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一八一一年初次登台，主要演悲剧角色如奥瑟罗等，有时也演喜剧。普希金对他的表演艺术作过全面的评论。勃良斯基译过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等剧本，一八二八至一八三七年在彼得堡戏剧学校任教。他的妻子安·马·斯赞潘诺娃(1798—1878)也是话剧演员。

② 拉·米·佐托夫(1796—1871)，剧作家，戏剧评论家和小说家，一生编写和翻译剧本共一百多部。其剧作鼓吹忠君思想和温良谦卑的品德，受到别林斯基为首的进步评论界的猛烈抨击。佐托夫曾长期主管剧院的剧目室。

院有个医生马罗凯季^①，是一位身材矮小的先生，一对眼睛又大又黑，不知为什么，他的脑袋经常摇来晃去，好象一只雪花石膏做的玩具兔子。

盖杰奥诺夫^②接任剧院经理以后，剧院行政人员开始迅速增加，因此很快就形成了一整套部门众多的机构。经常到我们家来的有基烈耶夫^③、罗特切夫^④和轻松喜剧作家费多罗夫^⑤，那时他们全是穷光蛋，还没有象以后那样在剧院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后来基烈耶夫和费多罗夫成了阔佬，连文牍克鲁季茨基^⑥也购置了房屋、别墅，而我小时候每天晚上看见他在办公室值班，他总是光着脚走路，免得穿破他的皮靴。

我们住的那所公房很大，一面对着军官街，另一面对着叶卡捷琳娜运河靠近饰有石狮子雕像的行人桥和大剧院的那一段，还有一面朝着一条通往军官街的小胡同，胡同的名字我不记得了。

我们最初住的一套房间，窗口是对着叶卡捷琳娜运河的，后来父亲搬到同屋的一套宽敞的房间里，于是我们的窗口就朝着那条小胡同和军官街了。

一八二四年(十一月七日)彼得堡发大水那一天，我从我们

-
- ① 据其他的回忆录记载，马罗凯季是一个脾气古怪、不学无术的医生。
 - ② 亚·米·盖杰奥诺夫(1790—1867)，一八三四至一八五八年任皇家剧院经理，曾卖力地贯彻政府的反动文艺政策，阻挠《钦差大臣》等优秀戏剧的上演，对待演员极其粗暴傲慢。
 - ③ 亚·德·基烈耶夫(1796—1857)，从一八三二年起任彼得堡剧院办公室主任。
 - ④ 亚·加·罗特切夫(1813—1873)，作家，翻译过席勒和雨果的剧本。
 - ⑤ 巴·斯·费多罗夫(1800—1879)，剧作家，从一八五三年起任戏剧学校校长和剧目室主任。
 - ⑥ 克鲁季茨基经常盗用国家财产，据当时报刊揭发，他连装饰亚历山德拉剧院的青铜像也偷走了。

住房中面对叶卡捷琳娜运河的窗口，看着被淹没的街道。虽然我年岁不大，可是那一天给我的印象十分强烈，我一直记得很牢。街道和堤岸上的栏杆沉没在水里，形成一条大河，河当中飞快地漂流着木板、桶子、鸭绒垫褥以及其他各种东西。这里漂过一座钉在两块木板上的狗屋，其中有一条带锁链的狗，抬起头汪汪汪地直吠。过了些时候又冲来一只木排，上面站着一头母牛，哞哞地大声叫唤。

这些东西漂流得很快，因此我来不及细细地观看。但是水上浮着一匹白马，正停在我的窗前，想要跳到街上来。可是岸边的栏杆挡着它；它很快弄得精疲力竭，被急流卷走了。我觉得这四匹马非常可怜，就不愿在窗口多看了。

我听见姑姑们^①说父亲坐了小船去抢救落水的人，便跑到对着院子的窗口去看他。我们的院子也浸满了水，木柴垛已经被冲散，柴火漂浮在水面。父亲站在小船上，用篙子把船向大门口撑过去。我望着我的祖母；当小船消失在大门口的时候，她重重地叹息一声，又连连划十字。泪珠从她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滚落下来。祖母走进厨房，我跟着她；厨房里坐着几个带小孩的妇女；她们的丈夫是跑龙套的，住在楼下，房子被水淹了。祖母吩咐给她们吃点东西，而我听见母牛的叫唤，就来到穿堂。楼梯的梯级上坐着一些跑龙套的，随身带着包袱、茶炊和神像。在上面的梯台上，横七竖八地堆放着箱子、桌子、床铺、褥垫和枕头；下面的梯台上站着一头母牛，旁边有几个用破布围住的筐子，几只母鸡在里面打架，咯咯咯地乱叫。两只小小的看家狗浑身发抖，紧贴着墙壁。

我不知道我是在怜悯人呢，还是怜悯小狗？大概是怜悯小

^① 勃良斯基有几个未出嫁的妹妹跟他住在一起。

狗，因为我要把它们叫到我身边来；可是我们家的女仆不知为什么也来到穿堂，她看见了我，逼着我进房里去了。

我觉得这个早晨又长又闷，简直没完没了。这一天阴沉沉的，风声凄厉，大炮隆隆地响着^①。天擦黑的时候，我发现大人脸上露出焦虑的神色，——他们片刻不停地望着窗外，祖母气冲冲地埋怨说：“他疯了，自己还有一大家子哩！”

我明白祖母是在生父亲的气，但是我觉得奇怪，为什么她要替他担心。我确信他不会淹死，因为有一年夏天我们住在别墅，我见过他怎样穿着猎装，从一条水面辽阔的河流的这一边游到对岸去，他用一只手划水，另一只手举起猎枪和火药袋。他打完猎又用同样的方法游回来。母亲和祖母为这件事责骂他，而我们小孩子对于父亲这个大胆的壮举却极为欣赏。不过大人的焦虑也影响了我，所以当父亲全身湿透和冻僵，终于回到家里的时候，我高兴极了。

我不知道是谁送给父亲一张奖状，表示感谢他在大水那天救出了落水的人。

我们家经常有客人，大都是文官，因此每逢有担任军职的客人来看我们的时候，我总是特别注意。我紧紧地盯着米洛拉多维奇伯爵^②；他那挂着勋章、挺得老高的胸脯使我惊奇；他的小胡子是漆黑的，而短短的头发却完全是另一种颜色。他一发笑，肩章上的穗子就抖动起来。他时常跟父亲打台球^③。后来我才

① 开炮是发出警报。

② 米·安·米洛拉多维奇伯爵（1771—1825），军事家，曾多次参加对外战争，一八一八年起任彼得堡总督，主持过一个处理重大戏剧问题的专门委员会，对勃良斯基奖掖甚多。

③ 此处的“台球”，即“弹子”。

知道他是个戏迷。

另一位担任军职的客人，十二月党人亚库包维奇，来我们家的次数更多。他大概很喜欢孩子，因为他常常把我们当中的一个叫到他的跟前。他的外貌使孩子们害怕。亚库包维奇身材魁梧，皮肤微黑，留着两撇漆黑的大胡子；不过我们最害怕的是他用来遮掩他额头上的枪伤的那条黑绷带^①。我是一个勇敢的孩子，我不怕他，时常爬到他的膝头，坐上很久；他让我玩弄他的怀表，还从手指上脱下一只铁戒指给我玩。

“我那个大胆的姑娘在哪里？”亚库包维奇要是看见我不在房间里，便这样问。

亚库包维奇经常跟大家争论，一讲话就慷慨激昂。激动得厉害的时候，他往往把额间的黑绷带推到他的又黑又密、一根根竖得起来的头发上去。我每次都要乘机看看他额间那个凹进去的圆疤，有一回我甚至用手指去戳了一下，好证实圆疤里有没有子弹。他开怀地笑了，当姑姑们责备我，要为我这无礼举动处罚我的时候，他还护着我。

我没有得到过任何人的疼爱，所以我对疼爱特别敏感。

（一八二五年）^②十二月十四日〔十二月党人〕暴动那一天，我同样记得很清楚。

所有的大人脸上都露出惊慌的神色。母亲和祖母劝父亲不要到枢密院广场^③去，但他还是去了。当我们家的窗玻璃开始

① 亚·伊·亚库包维奇(1792—1845)，原在禁卫军供职，调到高加索一龙骑兵团队服役后额头受伤，从此缠上了黑绷带。一八二五年重返彼得堡，参加十二月党人的秘密活动。起义那天，他拒不执行占领冬宫等军事任务，但仍然去了起义现场。事后被判二十年苦役，死于西伯利亚。

② 方括号是原编者加的。下同。

③ 一译参议院广场，是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地点。

在枪炮声中震荡的时候，大家都吓呆了。我们的男仆跑去看过暴动以后，回来时面色苍白，浑身发抖，他说：他没法进入广场，因为广场已经被军队团团围住，而且他听说那里打死了许多人。我看见祖母和母亲都在流泪，也就放声大哭了。这一天，全家没有一个大人吃饭。直到父亲回家来，大家才转忧为喜。我听他讲起米洛拉多维奇伯爵如何在广场上丧命，在暴动者站立过的地方，那些房屋的墙壁如何染满了鲜血。我听完这些故事之后很害怕。

我说不清隔了多少时候，父亲和演员包烈茨基^①才被传去审问，不过大概是隔了不久；父亲从早晨一直被扣押到深夜。我们全家人比在暴动那天更为焦急。祖母时而跪在长明灯旁的神像面前祷告，时而把脸埋在枕头里痛哭，时而又冲向窗口，因为听到外面有车马声，我看见她这副模样，自然无法入睡了。父亲回家后一个月或者一个多月，包烈茨基才回到自己家里。他们审问了父亲跟亚库包维奇认识的经过。包烈茨基有个弟弟是莫斯科团^②的军官，暴动那天，他是在包烈茨基家过夜的。

我很喜欢看演员对台词或者彩排。这种时候孩子们不得进父亲的书房——男女演员聚集的地方；可是我预先躲藏在僻静的角落里，在一张土耳其式沙发和写字台中间，从那里观察所有的人。

父亲不会看见我，因为他总是坐在一张宽大的土耳其式沙

① 伊·彼·包烈茨基(1795—1842)，亚历山德拉剧院的演员，普斯丘什金的艺名，他是勃良斯基的朋友，十二月党人起义时他在枢密院广场，并且对他们表示同情。

② 莫斯科禁卫团的大部分人参加了十二月党人起义。

发当中，靠近一张圆桌，桌上摆着一个打开的大本子，而我离他又远，又有男女演员替我遮挡那些坐在沙发上的人。每个演员手里都拿着台词；轮到谁念台词，谁就走到房间当中来；有时走出来两三个人。

沙霍夫斯科依公爵^①是我的教父，可是这并不妨碍我在儿童室摹仿他，学他在男女演员念独白时斥责他们的那副样儿。在小孩子看来，人们常常显得特别高大和肥胖，我也觉得沙霍夫斯科依公爵的肚子很大。我说不清他那时是不是剧院经理，但是每逢我们家有前面提到的那种聚会的时候，他总是参加的。他的面庞宽大，又短又粗的脖子上围着一条白围巾，脸颊和下巴紧贴着围巾上面。他的头发说不上是什么颜色，长得稀稀落落，可是很长。当他因为人家念诗念不好而生气时，他就把他的头发弄得蓬蓬松松，一绺绺稀疏的长发乱成一团，使他的面貌看来非常可笑。他发音有点不清楚。

“亲爱的，你真是个混蛋！”他冲到演员卡里宁跟前。“就知道上馆子，也不念念台词！”

卡里宁天天在我们家吃饭。他爱酗酒，而且有一个念错台词的坏习惯。他是个蹩脚演员，多半被分配去扮演小角色。

沙霍夫斯科依公爵经常把年轻的女演员骂得眼泪直流，他强迫她们一连几次重新念各自的独白，还不住地叫喊：

“用你本来的声音朗诵！嗓子太尖！亲爱的，你真是个傻大姐，你没有长耳朵！你哪有什么诗的韵律？你应该去给人家洗衣服，而不应该上舞台。”

① 亚·亚·沙霍夫斯科依公爵(1777—1846)，剧作家，戏剧活动家，在演剧上属于古典主义派。他是一位优秀的舞台艺术教师，勃良斯基夫妇是他的得意门生。

瓦·安·卡拉蒂庚^①也挨过沙霍夫斯科依公爵的责骂。卡拉蒂庚那时还年轻，我觉得他象一个巨人。他的神情阴郁，当沙霍夫斯科依公爵叱责他的时候，他就更加阴郁了。

“乱嚷嚷起来了！”沙霍夫斯科依公爵一边把头发弄得乱蓬蓬的，一边说道，“等一等，亲爱的傻子，你象是含着一口饭，没有一句诗念得清楚！你只配在市集上的杂耍场表演！重来！”

卡拉蒂庚分明很生气，但还是服服帖帖地把独白重念了一遍。

索斯尼茨基^②当时还是一个青年演员，他也挨过沙霍夫斯科依不少的责骂。

“亲爱的，你又在咕咕啾啾了，”公爵喊道，“要知道你的谈话对手是一位宫廷贵妇，可不是一名女仆，你不能把两片嘴唇抿起来。张开嘴巴！”

只有到了叶卡捷琳娜·谢苗诺夫娜·谢苗诺娃^③念台词的时候，沙霍夫斯科依才没有打岔，他听她念长篇独白，竟好象听音乐似的，合着节拍摇头晃脑。

那个时期，叶卡捷琳娜·谢苗诺夫娜被认为是首屈一指的悲剧女演员。她当时已经是一个上了岁数的女人，身材不高，瓜子脸，神情严肃。我父亲书房里的书柜上有一座半身女像，我发

① 瓦·安·卡拉蒂庚(1802—1853)，俄国演员世家卡拉蒂庚家族的一员，一八二〇年起先后在彼得堡大剧院和亚历山大德剧院演悲剧。最初是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三十年代末期以后倾向于现实主义，获得别林斯基的好评。同普希金、格利鲍耶陀夫、克雷洛夫等有交往。

② 伊·伊·索斯尼茨基(1794—1871)，杰出的演员，以扮演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姻》中的费加罗、《智慧的痛苦》中的列彼季洛夫和法穆索夫以及《钦差大臣》中的市长等角色著称，为果戈理所推崇。

③ 叶·谢·谢苗诺娃(1786—1849)，杰出的女演员，主演过拉辛、伏尔泰、席勒等所写的悲剧，受到普希金的热烈赞赏，一八二八年嫁给枢密官加加林公爵。她和勃良斯基夫妇私谊甚笃。

现她跟它十分相似：同样笔直的鼻子，同样的嘴唇。叶卡捷琳娜·谢苗诺夫娜头上盘着稀疏的小辫子，用一枚发针别着，我不喜欢她这副样子。

我记得她有一条土耳其白底花披巾，我的姑姑们很欣赏这条披巾，都说它异常名贵，可以穿过一只戒指。叶卡捷琳娜·谢苗诺夫娜总是围着这条披巾。她不戴任何首饰，可是我听姑姑们说，她有许多钻石，是个大财主。我只见过她的一只小巧玲珑的金鼻烟盒，盒盖上镶着一颗颗宝石；她经常把烟盒拿在手里抚弄和用来闻鼻烟。那时候太太们还兴闻鼻烟，就跟现在抽烟卷一样。我发觉大家对谢苗诺娃特别尊敬，她对别人的态度也很庄重。她来我们家时坐着自备轿式马车，带一名穿号衣的男仆。当时她似乎已经嫁给加加林公爵了。

她的妹妹，美人尼姆福多拉·谢苗诺夫娜，一出门也总是坐着自备轿式马车，带一名穿号衣的男仆。其余的女演员都没有穿号衣的男仆。

尼姆福多拉·谢苗诺夫娜不常来我们家；她也是演员，不过听说她没有才能。我说不清我看见她的时候她是否还在演戏。她常常在复活节来戏剧学校^①的教堂做晨祷。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她是这样一个美人：身材修长、匀称，脸色娇嫩得出奇，一对大眼睛蓝湛湛的，漆黑的头发上插着一把镶钻石的梳子，闪闪发光。

父亲向格利鲍耶陀夫买下喜剧《智慧的痛苦》中的几幕来给自己举行福利演出。^②所有的人，连我母亲在内，都认为父亲付

① 彼得堡戏剧学校创建于一七七九年，是俄国最古老的一所戏剧学校，专门培养芭蕾舞、话剧和歌剧演员。

② 喜剧《智慧的痛苦》是向法杰依·布尔加林买来的，该剧的上演权属于他。勃良斯基只取得第二幕的上演权，因为其余三幕早先已经演出过了。

给作者的报酬太高，铸成了大错，他们又预言这场戏不会满座，因为海报不吸引人。但是他们没有言中。在福利演出^①的前一天，售票处的票子已经被抢购一空，许多穿号衣的仆人来我们家买票，可是父亲一向不从票房拿票子到家里出售，也没有亲自将福利演出中的池座和包厢票分送给有钱的戏迷和要人，当时所有的演员都这样做，连瓦·安·卡拉蒂庚也不例外。有一个喜剧演员威里奇金^②，竟把票子搁在自己的秃头上，爬到爱看戏的富商跟前送给他们。

瓦·安·卡拉蒂庚以前经常上我们家里；他的妻子也偶尔跟他一起来我们家做客。可是后来两人都不再上门了。我母亲和卡拉蒂庚娜^③同演过一个角色。话剧《三十年，又名赌徒的一生》^④很叫座，时常上演。她们在这个戏里轮流演出。竞争在她们之间引起了敌意，而背地里挑拨是非的人又从中煽风点火。她们甚至彼此见了面也不再打招呼。我不知道卡拉蒂庚娜怎么样，反正我母亲是常常骂卡拉蒂庚夫妇的，她埋怨卡拉蒂庚和她同台演戏时故意漏掉尾白来刁难她，或是站在不该站的地方，以及诸如此类。有一次，母亲演完戏回来掉了眼泪，说是由于卡拉蒂庚夫妇的唆使，人家给她搬来一张有毛病的凳子，而她却需要坐在上面念一大段独白。其实这件事很可能跟卡拉蒂庚夫妇无关，只不过是管道具的人一时疏忽罢了。

父亲和瓦·安·卡拉蒂庚在剧院里却是一对少见的好榜样。

-
- ① 勃良斯基的福利演出是一八三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举行的。他扮演配角普拉东·高里奇。
 - ② 米·瓦·威里奇金(1791—1848)，亚历山德拉剧院的演员。
 - ③ 即瓦·安·卡拉蒂庚的妻子，本姓柯洛索娃(1802—1880)，彼得堡话剧演员。一八一八年初次登台，在主演浪漫主义戏剧、情节剧和沙龙喜剧时很受欢迎。
 - ④ 法国剧作家杜冈日(1783—1833)的一部情节剧(1827)。